

何琼崖
著

金陵风云录



 华夏出版社

金陵风云录

何琼崖 王万彬 著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通俗畅达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全国解放前夕，为获取国民党在行将灭亡之时炮制的反共、反人民，破坏祖国解放与统一的阴谋计划，我党一名女特派员，打进国民党内部，任宋美龄机要秘书，与其他地下工作者一道，与各色敌人，狡猾的叛徒，进行殊死斗争的故事。

作品情节曲折，惊险多变，斗争环环相扣，动人心弦。鞭挞了丑恶，讴歌了正义。这是一部既能吸引读者，又能激励读者的长篇通俗小说。

金陵风云录

何琼崖 王万彬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07 千字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200 册

ISBN7—80053—078—7/I013

书号：10484·013 定价：1.50 元

目 录

一、在中法班机上.....	(1)
二、周副主席的信.....	(13)
三、何晶入党.....	(24)
四、宋庆龄的信.....	(40)
五、比试双枪齐发.....	(54)
六、郭勇深夜救吴坚.....	(67)
七、血染中山陵.....	(75)
八、换包救同志.....	(89)
九、党的指示与温暖.....	(115)
十、杀狗气主.....	(125)
十一、珠宝店老板女儿.....	(133)
十二、莫愁湖畔女莫愁.....	(141)
十三、顶天立地的人.....	(149)
十四、假情报使得狗咬狗.....	(177)
十五、请吃合欢糕.....	(193)
十六、龚大炮炮轰孙科.....	(200)
十七、何晶智助女招待.....	(221)
十八、汪洋觉醒救郭勇.....	(234)
十九、无梁殿怒毙叛徒.....	(246)
二十、欢迎您，李宗仁先生.....	(256)
二十一、国府夜取“二二三”.....	(263)
二十二、历艰险旅行结婚.....	(269)
二十三、蒋宋孔陈商“后事”.....	(279)
二十四、智脱虎窟.....	(287)

一、在中法班机上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旬的一天下午四点钟，中法班机 402 号，已飞过上海高空。蔚蓝色的晴空中，机翼后面的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国徽，在阳光映照中特别显眼，机尾喷射着一阵阵白雾似的气体，好象飘飞着白绫绸带，正朝南京方向飞翔。

机舱里坐满了旅客。有从法国留学归国的留学生，有归国探亲的华侨，有国民党驻外使馆的官员，有做国际生意的商人，还有肤色不同国籍不同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传教、定居的。他们穿戴各国流行的五颜六色衣帽，好象是时装表演者。从上午乘飞机直到这时，长时间的空中旅行，虽伙食茶点供应质佳味美，但有的已疲倦地睡着了，有的打着瞌睡，有的朝窗外探望地面。扬子江象银链铺在黄绿相间的田野中间，煞是好看。有几个坐得贴近的，不时谈论江南的风景，以及中国其他的名胜古迹。

机舱最前面的两个旅客，一个是法国资本家太太，她自称是丽娜，来中国首都居住，为她先生开在巴黎的商店洽购中国丝绸刺绣，她这是第三次来南京，想好好游赏中国名胜古迹与风景区；另一个是年近三十的穿着西方时装的中国姑娘，她长得象画上的美女，象电影女明星，只是没有美女与女明星的妖冶艳丽，未脱女学生的风姿，有着端庄活泼的美。法国太太丽娜拿出中国地图，请教贴身的中国女郎：

“miss Huo，请你指点指点长江两岸有哪些可以观赏的风

景名胜？”中国女郎微笑地介绍起来：“南京城，就是我国六个朝代的国都，有许多名胜古迹，如明孝陵、秦淮河、莫愁湖、燕子矶、无梁殿、钟山、中山陵、汤山温泉、雨花台等等，与贵国首都巴黎相比，您去游一游，就知道别有风趣，……”法国太太丽娜有滋有味地听着，她那双碧绿的眼睛闪出神采，仿佛已置身在中国古色古香的东方文化中。……

这时，从飞机前舱里走来一个头戴青天白日帽徽、身穿白色中国民航服装的姑娘，她走到两个女旅客面前，面朝中国女郎说：“何晶小姐，您的电报！”她边说边从小皮包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中国女郎，“请您签收！”

何晶接过电报，边说“谢谢。”边从衣袋里掏出女式金笔，在电报扉页上签下“何晶”两字。

民航女侍应员鞠了一躬，退回去了。

何晶将地图还给法国太太丽娜，道了谢。丽娜笑了笑。

何晶拆开电报封口，抽出电报，只见上面写着：“何晶表姐，欢迎你来宁 宋美龄嘱我备车在机场候你 表弟郭勇”她微微蹙起好看的一双长眉，不知发电的郭勇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法国巴黎，中国驻巴黎共产党支部负责人将回国任务向她交待后，又关照她说：“你只管放心去南京，那边有你的老熟人胡泉同志会接待你，一切由他替你安排。”现在突然来个陌生人接待，是否胡泉同志出了什么意外？不管怎么说，她的心理状态失去了平静。但又有什么办法？只得等见了那个郭勇再商量研究对策了。不知怎的，她的心总记挂着胡泉，往事不由地涌现在脑际……

六年前，她在上海女子大学文学院毕业。她平日与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和教授接触，受了他们思想的影响，从他们

那里借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与进步作家的作品，她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姑娘的心向往着中国的红都延安，盼望毕业以后投奔到延安去。一天，一个同学跟她说：“何晶同学，今晚我带你去会一位伟人。”何晶便随口说：“伟人？什么伟人我都不想会见。”那同学笑笑说：“你真不想？”何晶却说：“我压根儿不想做官，会见什么伟人？”那同学说：“国民党大官僚就是伟人？你这个傻丫头！”到了晚上九点钟，那同学拖着她在上海兜了不小一个圈子，后来来到了一座有花园的洋房里，见到了一位说话带淮安口音，身躯魁伟，浓眉大眼，阔额高鼻，下巴有粗胡髭的人。何晶还当是一位文学家艺术家呢！那同学说：“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先生……”何晶早已听说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想象中，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哪知周恩来和蔼可亲，象个脾气柔和的教授。她更没料到，当周恩来问她毕业了准备去哪里工作，她轻轻地说：“我想到延安去！”周恩来竟摸摸她的长发说：“好，我介绍你去！”她高兴得脸直发烧。就这样，她毕业后由周恩来安排她到了苏北盐城阜宁县，分到胡泉任教导员的教导队，任文化教员。

何晶刚见到了胡泉教导员，还以为他是三十大几的人，伙伴告诉她：“我们胡教导员是老革命，十五岁参加革命工作，今年只有二十五岁。”何晶吃惊地说：“原来他也是个青年，比我不过大两三岁！我还当他是小老头，要喊他叔叔哩！”伙伴告诉她：“他年纪不大，脾气可大，你要碰在他手上，他不训得你哭鼻子喊妈妈才怪呢！”何晶却轻松地说：“我才不怕呢；我在上海连周副主席都见过，还怕一个教

导员？”

这天早上，教导队在湖滩边操练，大家练得浑身出汗，气喘不止，胡泉让大家休息，大家就躺倒原地休息。

这时，已改名为王丽平的何晶见胡泉教导员与警卫员站着擦汗，并没躺下休息，就问道：“教导员，您怎么不休息一下？”

胡泉说：“我不累。”

警卫员说：“你新来，不知教导员的脾气，他休息在人后，军训、查岗、行军、干活、学习在人前。”

“哦？……”她惊异地望着胡泉。

胡泉脸孔一板，“你这小鬼，乱嚼些什么？”

王丽平见胡泉装出首长的威势与语气，却象个孩子仿大人的样子，不由笑出声来。

胡泉给笑得手足无措。他还从未遇到这样调皮的学员，咳嗽一声，严肃地说：“别笑了，准备上课！”

“嘟——嘟——嘟——”司号员吹起了集合号，教导队学员们迅速地在滩边一座小棚子前集合起来。胡泉站在队前，教员点完人数后，跑步到胡泉面前，立正，行礼：“报告教导员，全队74名学员，实到71人，两个炊事员在烧饭未到，还有……”教员见王丽平慢吞吞地走来，没有报告她。胡泉也看到了，他原想点名批评她，见她小嘴巴撅得老高，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好，入列吧！”教员转过身，跑到队前，喊：“立正！目标小棚子，向左转，跑步！”

王丽平跟着队伍，向小棚子跑去，准备上课。

胡泉望着王丽平的背影，摇了摇头，便到湖滩边炊事员那儿去帮忙了。

估计快要下课了，胡泉检查了队员们的帐篷后，向教室走去。

他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棚子外面，看到王丽平在黑板上写一手苍劲的粉笔字，连教员的字都不及她。心想，她虽然作风有点自由散漫，但看来才干非凡，竟是个女大学生中的佼佼者，真得向她学习哩！

“嗡……嗡……嗡……”胡泉忽然听见飞机的声音，知道国民党飞机又来空袭了，他命令警卫员通知大家加以防备。一会儿，飞机飞到了湖滩的上空，大概是接受了以前低飞挨打的教训，这回飞得高高的，盲目地将一些重磅炸弹往下扔，都扔到了湖滩芦苇丛与湖面上，震得教室棚子都摇晃起来。别的学员若无其事地坐在土坯砌的凳子上，唯有王丽平吓得双手蒙住头脸要往课桌底下钻，惹得学员们都望着她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王丽平听见欢快热闹的笑声，盖过了飞机刺耳的声音，知道国民党飞机已飞走了，棚子没有震塌，也觉得自己太胆小太可怜了，就松开双手，睁开眼，望了望同学们不好意思地从教室跑出来。

她碰上了棚子外面的胡泉。胡泉迎面问她：“王丽平，你怎么啦？两三颗瞎眼的炸弹就把你吓成这样，明天真刀真枪与敌人肉搏，你怎么办？”

王丽平只好站住。她似乎看到教室里许多双眼睛还在朝她笑，笑得她心跳脸红；自己的窘相大概都给教导员看见了，叫自己拿什么话回答他？她又急又羞，结巴巴地说：“我……我……”

“我……我……我什么？象你这样子，还能当文化教员吗？”话一出口，胡泉觉得自己这话说得重了，连忙改口

道，“你先回去休息吧！唉——！”说罢，他一扭脖子奔回了教室。

王丽平好象受了极大的委屈与侮辱，她长到二十三岁，还从未被人这样剋过，她头一埋，急步奔向自己的帐篷，一下子扑到床上，放声哭起来。她原以为到解放区来，施展自己的才华，走在阳光灿烂的大道上，唱着革命的歌曲，生活虽没有当大学生在大城市那样优裕，但精神会是极愉快的，自己会象一只鸽子，一只云雀自由翱翔在广阔无际的天宇，哪知碰见这个粗鲁野蛮的教导员，专找自己的岔子，而且不择场合，不择字眼。过了一会儿，听见脚步声，她止住哭声，抽泣着，微微耸了耸肩头。

“吃饭啦，我将馒头与咸菜给你带来了。”胡泉象哄小妹妹一样对王丽平说。

“你有多大本领，就会训人骂人！他们……他们笑我。你这一骂，他们更看不起我了，呜呜……”说着说着，王丽平又伤心地哭起来。

胡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他对她实无办法。想了想，他说：“不愧是上海女子大学文学士，革命部队的教员，本领不少，哭也有一套……”

“你坏死了！只会欺侮新战士，欺侮女同志！”王丽平也觉得自己懦弱无能，比不上别的文化教员，但她嘴巴不肯让人。教导员又怎么样，大学教授也不会对她这高材生发脾气，周恩来都对她热情欢迎呢！

听见王丽平这么说，胡泉连忙解释：“真对不起，一时莽撞，我批评的话重了，你有意见，我接受，不过，饭还是要吃的。”

忽见教导员自我批评起来，严厉的婆婆一下子变成慈祥的母亲，又谦虚又热情，倒叫王丽平不好意思了，她嗫嚅着说：“我……我哪里碰到过炸弹在身边炸得房屋都要倒塌的事？我……”她不好意思承认是个胆小鬼，但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今后在对敌斗争中，我要做个胆大心细的顶天立地的女杰，决不退缩畏惧，给同志们笑话；革命嘛，流血牺牲都不能怕，怎能怕国民党乌鸦几声丧嚎？！……

……此刻在中法班机上，手持电报，想着当时在教导队的这一段有趣的幼稚可笑的生活，想到同学们、教员们，尤其是想到教导员，勾起她多少情思，谁能想到自己后来不知不觉喜欢上这个小“老头”？这连她自己也感到希奇古怪。难道这就叫爱情？听说上海有的女大学生跑到延安，后来不知怎的竟嫁给了党中央的领导，莫非自己跑到盐城阜宁，也会嫁给教导员？！嫁谈不上，一片芳心却偷偷爱上了这个既严厉又柔情的小“老革命”。

她又想起，那年冬天里，教导队遭到了敌人的包围，上级指示教导队突围。教导队到了朱庄，住下了，等待深夜通过敌人封锁线。胡泉和警卫排几个文化教员住在老交通朱大爷家里。朱大爷出门摸情况去了，朱大娘忙着给大伙弄吃的，王丽平和朱大娘一块忙。饭菜弄好，王丽平从黄挎包里取出一本书来看。胡泉也在看书，他边看着，边瞥一下王丽平，王丽平发觉胡泉的目光热辣辣的，脸不由得发起烧来。

天黑了下来，朱大爷从外面回来，急匆匆地走到胡泉面前，把胡泉拉到房间角落里，轻声地说：“县城情报站收到一份情报：敌人昨天晚上增加了两个营兵力。”

“噢！……还有其他情况没有？”

“上头叫你们加倍小心，他们恐怕是冲你们来的。”

胡泉想了想，对警卫排排长说：“李排长，你马上再派两个哨兵到村头警戒，天黑后，我全队马上转移。”

“是。”李排长应了声，执行任务去了。

胡泉又叮嘱朱大爷：“你也快叫村里人迅速转移出去。”

“好，我就去通知。”

老百姓都转移走了，教导队一百五十多人、警卫排三十人还没有动。一百八十多人走动目标太大了，不等天大黑，要撤也撤不了，只好提前吃夜饭，做好准备待命出发。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光与星光，黑暗里有两支队伍悄悄地从朱家村东西两侧向这村摸来。教导队派出侦察与警戒的警卫排战士，发现这两支队伍中有一小队日本鬼子、两个伪军营，还有一些地主还乡团，赶忙回来向教导员胡泉报告敌情。

胡泉得到报告，立刻下令突围；不冲出去，会有全部被吃掉的危险。刚到村头，他已听到杂乱的脚步声，知道有许多敌人来到村口，敌我即将遭遇。他命令道：“教导队学员分三个组，由分队长率领随朱大爷向北突围出去，警卫排李排长和全部指战员跟着我留在后面掩护。”说罢，他向李排长招手，李排长走近，胡泉咬住他耳根说了几句什么，李排长点点头。

没一会儿，村子东头已响起了枪声，胡泉知道教导队已与敌人接上手了。他突然看见一个女人身影奔过来，原来是那胆小的王丽平，就问她：“你怎么回来了？”

“我还有本重要的书……”

“书？战斗已打响，你还磨磨蹭蹭为一本书？”

“我……没有看到你……”

“乱弹琴！……”胡泉心里动了一下，但他只说了三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他发现前边墙角转过两个人影，知是敌人，就将身子紧贴着墙；两个人影继续向前摸来，胡泉待他们走近，一抬手中枪，都撂到了。胡泉急忙伸手拉住王丽平的手，“快跟我撤！”跑了几十步路，胡泉才知自己和丽平已与队伍走散了。他只好拖着王丽平朝熟悉的村路向外撤。突然，胡泉觉得左胳膊刀砍了似地痛，持枪的手一捂左胳膊，痛得差点儿跌倒，他顺势倚靠到身旁墙壁上。

王丽平连忙扶住胡泉，问道：“你挂彩了吗？”

“没有。”

“你流血了，我一扶你，手都粘上了，快让我给你包好！”她把手伸进衣袋，摸出手帕子。

“胡说！跟我快撤！没有时间了！”

王丽平没法，只好跟他东转一弯西绕一角，往村外撤。到了村外，队伍已突出敌人的包围。一百八十多人，只有一个重伤，三个轻伤，胡泉觉得心宽多了。王丽平摸一下他的伤处，见已冻硬了，赶紧用自己的洁白的绸手帕将胡泉的伤口包扎起来，她身子颤栗，心里刺痛，比自己身上受伤还难受。从此，胡泉左臂上就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记。

……忽然，班机的机身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机舱里的人都被颠动，大家吃惊地从窗孔往外望，接着响起了机场上的广播声音，她才知道这时班机已飞抵南京民用机场，并开始着陆。她急忙将电报塞到衣袋里，双眼也朝窗外望去。她望见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祖国是她日夜向往的，但这次归国，不是到红旗飘扬的延安，也不是到江北的盐城阜宁，

而是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首都南京。她心情很不轻松。等待她的不是当年教导队教导员胡泉和教员、同学以及警卫排李排长等人，而是陌生的反共的人们。她意识到自己虽学了些文韬武略，但能否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人们中站住脚跟，靠一个姑娘的两只肩膀扛起千斤鼎，她分明感到了艰难与险恶。但不论怎样，她要负重前行。

402次中法班机，在指定的地点慢慢地停住，从乳白色的机肚里伸出带有很大一个青天白日徽记的舷梯。机场的指挥台上高音喇叭响起了报告班机到达的声音。王丽平随着中外旅客们，手提一只大旅行皮箱走下了班机的舷梯。

原名何晶的王丽平，此来是有特殊使命的。连王丽平这个名字，也是何晶在上海女子大学毕业后由周恩来介绍去苏北盐城时取的。她原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宋庆龄主持的中国儿童福利会收养了她。宋庆龄见幼小的女孩长得灵巧漂亮，就将她收为侄女，取名何晶，含坚实剔透、光明磊落之意。后来，宋庆龄供给她上学。何晶聪慧过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名列前茅，深得宋庆龄欢喜。宋美龄宋蔼龄都见过何晶，也觉得大姐收养的这个女孩讨人喜爱。何晶在毕业前夕由同学引荐见到周恩来，她决心离开十里洋场去艰苦的苏北，也得到宋庆龄的首肯。在去法国勤工俭学即将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时，周恩来获悉宋美龄急需物色一个忠诚于蒋宋孔陈的文武双全的贴身女秘书，要宋庆龄大姐给她物色，周恩来就将何晶推荐给宋庆龄，希望宋庆龄将何晶推荐给宋美龄。宋庆龄理解周恩来的微妙用意，就写信问宋美龄要不要文武双全的侄女何晶，宋美龄并不晓得何晶曾化名王丽平去苏北共产党部队住过数年，以为宋庆龄一直栽培何晶，大学

毕业后又送她去法国留学学习政治与军事，这个未婚女子习惯了豪华生活，思想决不会赤化，来南京国府当她的贴身秘书，一定会俯首听命，就发电报给宋庆龄催促何晶早日到南京就职。何晶动身前，已由宋庆龄电告了宋美龄。

何晶提着大旅行皮箱，随着旅客们向机场出口走去。刚走出机场出口处不远，就见广场上有一个穿西装的青年迎来，热情地喊：“何晶秘书，我奉宋夫人的命令来接您，请您上车吧！”

两人相对走近一些，何晶猛然发觉这个青年就是当年教导队的警卫排长李明，脱口喊道：“李排……”

青年急忙送话过来：“何秘书，我是郭勇，行政院干事，也在宋夫人手下效劳。请上车吧！”

何晶这才惊醒过来，左右观察，幸亏没有人注意，她马上摆出阔小姐洋博士的傲然身姿，微微颌首：“好吧，多谢宋夫人照拂。”

何晶进入黑亮的龟壳小轿车，自称郭勇的青年坐进司机座上，将小轿车开出机场。在路上，郭勇将一只怀表掏出来看了一下，何晶敏锐的眼睛看得真切。这是她离巴黎前夕，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书记告诉她的，到南京后，有自己人手持一只老式怀表来跟她联系，她这才恍然大悟，过去的教导队警卫排长共产党员李明，现在已打入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做宋美龄的侍卫，并化名郭勇。郭勇收好怀表，边开车边说：“表姐，表弟在机场广场等了您两个小时。”

何晶一愣，很快明白过来，说：“谢谢，郭勇表弟，偏劳你了，今日班机因为有雾飞得慢，晚点一个多小时。”

郭勇不再说话。他知道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密布在机场

与机场通南京市的公路上，说话稍不谨慎，就有被窃听去的危险，只有缄默不语，国民党特务纵使有天大本领，也休想识破什么秘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重量：不仅要保存自己，更要确保何晶的安全，使她能在宋美龄的机密机关内部开展工作，完成重大的使命！

二、周副主席的信

黑色龟壳小轿车，到了鼓楼广场。这里是车多，人多，小摊贩多的地段，有些外国人还常蛮横地将车子停放在路上，弄得更加拥挤混乱。这时，有一个美国佬喝得醉醺醺的，右手提着一瓶白兰地，左手捏成拳，走到哪里碰见哪个，都胡乱挥动。人们气不过，喊警察，警察晓得警察厅长局长都怕美国佬，何况自己一个小小的警士？有些流氓无赖，还把这有辱国家民族尊严的事当热闹看，围观不散。

郭勇坐在驾驶座上，看见这个场面很是气愤，小轿车开不动，只好停下来，焦急地揪着喇叭，心里咒骂：“鬼地方，碰见龟孙子……”

何晶看着郭勇着急的样子，忽然想起原先说定由胡泉来迎接她，怎不见胡泉的面？便问：“胡大哥现在也在南京工作吗？”随即展开了花扇，轻轻地摇起来。

郭勇环顾左右前后，向何晶耳边细声说：“他在那边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经常到这里来出差。他知道你要来，前天就来等待欢迎你这个贵客。”说完，神秘地一笑。笑得何晶脖颈都红了，轻声嗔怪地说：“人家跟你说正经话，你倒会开玩笑取笑人！”她拿花扇柄子轻轻砸了一下郭勇的肩头。

郭勇不笑不语。

何晶忍耐不住，又轻轻打听：“他住在哪儿？”

郭勇没有作答，双眼盯住街道看，见空出一点地方，就